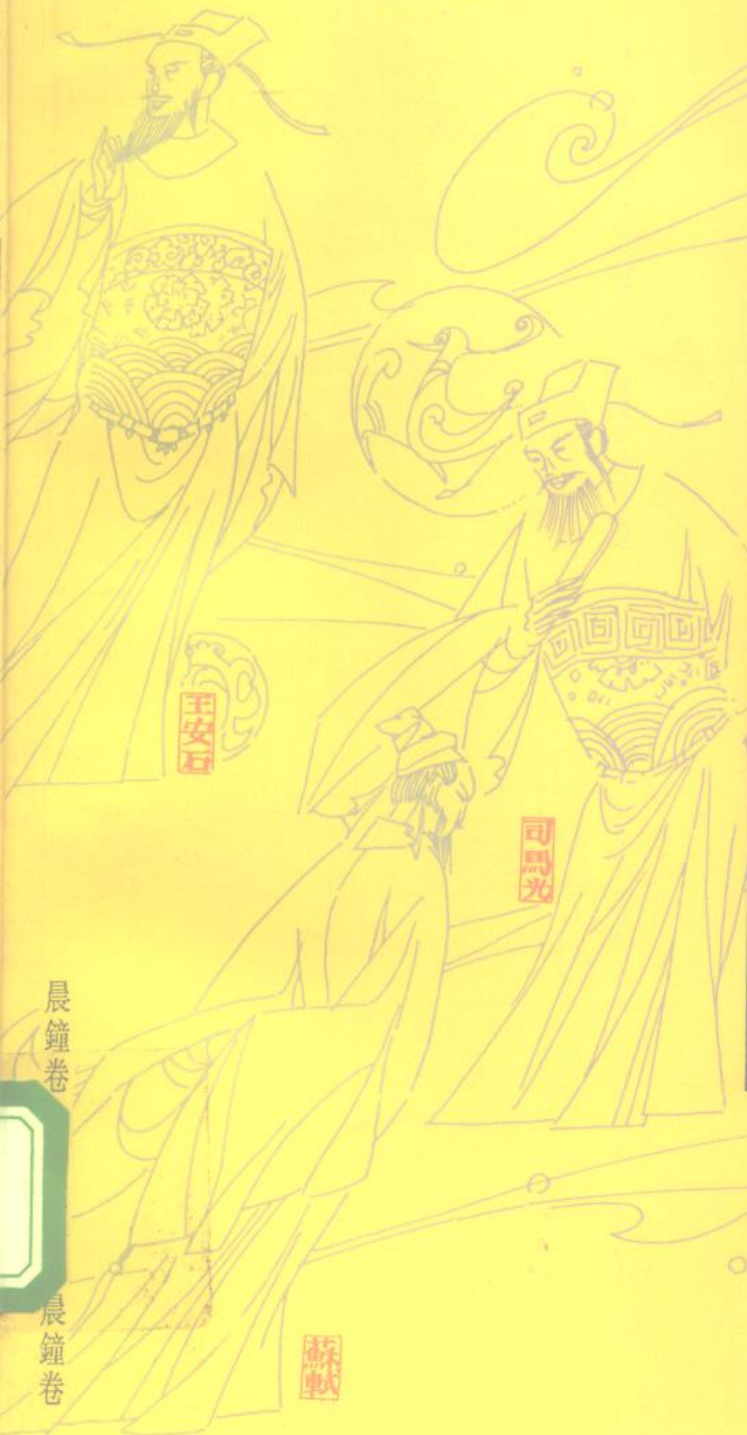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顏廷瑞 著

晨鐘 卷

汴京風騷



晨鐘卷

晨鐘卷

北京風騷

吳亮著

北京風騷



1247.5
850

97507



200094165

汴京風騷

顏廷瑞

著

晨鐘

卷

卷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 汴 京 风 骚

著 者： 颜 廷 瑞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封 面： 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印刷者： 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 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86,000

版 次： 1992年10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11000

书 号： ISBN 7-5033-0325-5/I·384

定 价： 8.50 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篇 目

一 （楔子）紫宸殿

皇帝和他的执政大臣们·皇帝发怒了……………（1）

二 御街

大宋的繁华与败落并存·遇仙酒楼的欢歌奇遇·章惇向苏轼传送王安石期待联手的讯息……………（16）

三 王安石书房

天降大任于王安石·他如同一匹负重的辕马，在皮鞭下为“放蹄奔腾”而探索筹划着……………（41）

四 王安石府邸

王安石通晓“权位”与“权力”相济成“势”的奥秘·一个超越一切权力机构的机构诞生了…（53）

五 司马光府邸

司马光从历史中走来·他冷静地观察着新出现的事物·他不赞同御史中丞吕诲“大厦将倾”的惊呼·却暗暗为老友王安石担忧…………… (64)

六 苏轼府邸

“制置三司条例司”横空出世·苏轼被摒于高层权力机构之外是一种预示·苏轼进入高层权力机构之中也是一种预示·梨树下的笑声失欢了…………… (80)

七 琼林苑

“变法”开始·群臣欢呼·几天之内·王安石成了当代大儒·中枢重臣开始撻挑子·皇帝赵顼在琼林苑召见了苏轼和司马光…………… (96)

八 王安石书房·福宁殿

琼林苑召见的秘密·加剧了朝臣们的胡乱度测·猜疑也悄悄渗进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者之间的友情…………… (108)

九 皇宫·王府·苏府

一个惊人的消息从皇宫传出·家伎、官妓、娼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御史中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一篇离奇的《辨奸论》哄响京都·罢贬狂潮席卷而来…………… (125)

十 御街·苏轼客厅·菊花会

十州佳菊会京都·花瓣若雨，花阵若霞·明天，苏辙就要离开京都了…………… (150)

十一 司马光府邸书局

《离骚》的真谛是什么·司马光跳了出来，要把另一种声音喊给皇帝·王安石深夜来访…………… (164)

十二 驸马王诜卧室·苏轼书房

皇室何尝平静·驸马王诜把一幅《乱云劲松图》赠给苏轼·苏轼醉了…………… (183)

十三 王安石书房

非荣即辱·王安石的魂灵开始冰结成一件只知战斗的兵器，越过友谊，越过文人道德，登上了吕惠卿“一切为我所用”的战车…………… (195)

十四 迹英殿

皇帝赵顼诱发的一场学术争鸣，突变为了一场可怕的朝廷追杀·司马光的另一种声音还不及喊出，就跌入了泥潭…………… (209)

十五 司马光府邸

“屈子沉落江底，贾生失命长沙，先贤如此，光何敢苟且”·司马光手捧奏表，走向宣德门…………… (222)

十六 王安石客厅·司马光卧室·苏轼书房

寒风呼啸，箫幽幽，琴铮铮·司马光准备再次冒死奏谏·苏轼决意直挺挺地奋笔《上皇帝书》·王安石五内如焚，但他矢志咬着自己滴血的心，去走自己多舛的路…………… (234)

十七 集英殿·万灯会

火树银花不夜天·歌舞、杂技触动了皇帝赵顼忧郁的心·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都强烈地感觉到：多变的皇上要作出新的决断了…………… (252)

十八 福宁殿

边境战争的阴影，迫使皇帝赵顼用平衡的权谋维持朝廷高层的稳定·但遭到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异曲同工的对抗·皇帝流泪了…………… (269)

十九 王安石书房

“天心无私，天下大事不能如此儿戏啊！”王安石的偏头疼病发作了·他在绝望中寻找生路…… (281)

二十 福宁殿

王安石用霹雳般的“进攻”和师长般的教训，征服了年轻的皇帝赵顼·在“梅枝雪水团龙茶”的飘香中，王安石取得了更大的权力，开始了孤独的、狂风骤雨般的战斗…………… (294)

二十一 司马光、苏轼府邸

司马光和苏轼失意于朝廷·天宇间飘撒着晶莹的雪花，飞扬着两颗不惧寒冷的灵魂…………… (308)

二十二 南御苑·庆寿宫

“御苑射弓”，轰轰烈烈的“盛世之举”·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叹息着·司马光与苏轼的命运被作了新的安排…………… (332)

二十三 王安石府邸

对手、朋友、皇上似乎都在成全着王安石，使他成了驾驭大宋风云的人·一个烟花女子走进了他的卧室·一个漕运罪犯启迪了他的深思…………… (355)

二十四 司马光府邸

美酒和着歌舞，融解着心中的块垒，寄托着友好的祝愿，宽慰着朋友的灵魂·王安石醉了，司马光醉了，苏轼醉了…………… (376)

二十五 十里长亭

苏轼无逐无恋地要离开京都了·歌伎们送给他一座人间仙境——杭州城…………… (393)

□ 篇一（楔子）

紫宸殿

皇帝和他的执政大臣们·皇帝发怒了·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侈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下旬，三天不止的霏霏细雨，打湿了大宋的京都汴梁。护龙河岸边的数行杨柳，在雨中摇曳；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上的几十座飞桥，在雨中若隐若现；皇宫里高耸的殿宇楼台，在雨中愈显神秘；朱雀门外的驿馆、酒楼，妓院高悬的绣旗、珠帘，在雨中萧然低垂；宣德门前宽阔壮观的御街，在雨中亮成一条玉带；大相国寺传来的晨钟暮鼓声、曲院街骚乱的市

井买卖声、汴河漕运船队中腾起的船夫号子声，都似乎被缠绵不尽的淫雨浸透了，失去了往日的明亮雄浑，变得沉郁涩滞。只有老天深处滚来的春雷，携着骚动，夹着生机，不时轰隆作响，一记一记冲击着被灰色水帘所笼罩的宋王朝的心脏——大内皇宫。

紫宸殿，数十支粗壮的宫烛燃着懒洋洋的光焰，勉强驱散了殿宇内的阴暗，映照着御座上正强压怒火的皇帝赵顼和殿前漠然跪伏的四位宰执大臣——尚书左仆射（宰相）曾公亮、枢密使富弼、参知政事（副宰相）唐介、赵抃。

翰林学士王安石也跪伏在一边。

雨不断……

雷不断……

皇帝赵顼，时年二十二岁，乃宋英宗赵曙的儿子。他面目清秀，眉宇间跃动着勃勃英气。但一袭明黄色龙袍在身，略显年轻帝王的矜持与浮躁。今天，由于中枢重臣们仍在抵制、反对“变法”，他的神色变得严峻而稍含杀气了。前年（1067年）正月，英宗驾崩，他初继皇位，壮怀激烈，励精图强，“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立志革新，以期改变国家近三十年来积贫积弱的局面。经过两年来劳心竭虑的准备，他决定今天对抵制和反对“变法”的中枢重臣进行最后一次说服，不论他们通与不通，他都将宣布“变法”开始。并将授予王安石仅次于自己的一切权力。

在这君臣摊牌的重要时刻，年轻皇帝揣着一颗怦怦狂跳的心，向跪在御座前的王安石望去。只见王安石神情平常、气宇轩昂、静穆沉稳。这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失控的龙心渐

渐宁帖。他突然想起前年与王安石的第一次会见。那是有关大宋未来命运的一次君臣之交啊……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的一个夜晚，新皇帝赵顼为遴选符合自己心愿的执政大臣而彻夜愁思焦虑，徘徊于福宁殿御堂金莲烛的烛光里。在众多的大臣中，在堆满御案的奏表谏章中，他苦苦寻找着中兴大宋王朝的吕望、伊尹。他想到过曾推行“庆历新法”的欧阳修、韩琦、富弼，但觉得诸臣都已“老者耄矣，锐者钝矣”；他想到过翰林学士司马光，但觉其“礼柔平和，锐气欠劲”；他阅览了苏轼几年前上呈的《进策》和《进论》，雄图激进，锐气逼人，确实不凡，但又觉“文人之气太重，清谈之风甚浓”，而清谈也可误国呵！

后来，赵顼皇帝信手翻至一部十二年前上呈仁宗皇帝的《万言书》，阅览未尽，就被奏者王安石雄辩的议论和奇崛的胆略深深吸引了：针砭时弊，凿凿实实；忧国忧民之心，如跃纸上。于是赵顼想起这个王安石近日又上呈的《本朝百年无事劄子》，急急找出再读，更见其论识高远、豪气如虹；变革之志，炽若烈焰。这不正是朕所寻找的吕望、伊尹吗！激奋之情，使年方二十岁的新皇帝一时不能自己，不顾惊动熟睡的皇后与宫中的宦侍、宫女，高吟起王安石的奏文以自慰：“……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举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

之时，正在今日。”壮哉斯言，道出了朕的心声啊！

赵顼立即吩咐宦侍传出谕旨，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并谕令立即派出快马飞骑奔往江宁，诏王安石火速进京。

七天之后，王安石踏进了福宁殿御堂。

王安石，字介甫，时年五十岁，江西临川人。一套曲皱不展的黑色宽袍博带，显其不修边幅；一张不剪髭须的方正面孔，显其不究仪表；唯有一双晶亮灵动的眸子，透出思辨的精明。他于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后，长期在州、县任职。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他任浙江鄞县县令时，曾以青苗贷款之法解除民间疾苦，政绩寄于民心，怨恨却结于豪门。四年后任舒州通判，是时宰相文彦博遭贬知舒州。这是王安石这个未来的变法主将知识积累、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也许因为有了鄞县三年官场生涯的坎坷经历，除处理公务外，他蛰居斗室，不舍昼夜，刻苦学读，广泛涉猎于历代文献经典，精研前朝兴衰事迹。他起居无时，伏案为眠；饮食无定，不饿为饱；脸不知洗，发不知簪，衣脏不知浣，衫破不知补；行止坐卧，不拘礼法；蓬头垢面，习以为常。其发奋而不修边幅、不拘规矩之状，更甚于十年前在扬州任一签判小官时期。上司察其形骸放荡，猜度为不分昼夜狎弄官妓，堕入邪途，数召而戒之。王安石懒于申辩，听完就走，翌日相见，依然故我。上司厌恶至极，意欲罢逐。文彦博得知，暗察其所为，惊喜且刮目以待。召其议论古今，安石言之滔滔，博古通今，见地新颖，卓成一家。文彦博惊呼“奇才”，遂以“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推荐于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的欧阳修。欧阳修又以其“德行文章为众所推”为据，举荐为谏院谏官。王安石却以脱俗超凡之志，借口祖母年事已高需人侍奉而坚辞。欧阳修知其在等待时机，以求实权实

职，大干实事，便奏知当时宰相曹佾，以“禄养”判官为名，储才于群牧司，负责天下马匹的统计核实事务。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呈《万言书》给仁宗皇帝，要求对朝政进行全面革新：

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合於当世之变而无负於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

他大声疾呼：

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可仁宗皇帝根本没有理睬他。

王安石寒心了，但没有死心。

仁宗平庸，英宗短命，赵顼即位，时机终于来了。

此时，王安石得以面君，跪拜在新皇帝面前。

满怀希望和喜悦的赵顼，打量着眼前衣着不整、仪表不修，一脸灰尘，浑身泥垢，连双翅高顶朝冠都没有戴正的王安石，满腔的热情一下子凉了：一个散人，一个浪荡子，朕七日所思、七日所盼的执政，原是这般人物！赵顼哭笑不得，本想叱声逐出，但顾虑亲选人才，怎好自己折自己的面子，便漫不经心地开了口：

“王卿飞马进京，汗滴渍衣，灰尘扑面，辛苦了。朕欲中兴大宋江山，王卿可有治国良策以告朕？”

王安石觉察到皇帝语气里的轻慢，但并不在意：皇帝年轻，怪不得的。他微微一笑，抬头禀奏：

“臣王安石请示圣上。圣上中兴大宋之意，是假是真？”

赵顼即位以来，哪里见过这样的臣子，听过这样的奏词，一时懵了：

“这，这话怎讲？”

王安石拱手：

“圣上若要真的中兴大宋江山，就不应该以衣冠仪表取人。衣冠楚楚、仪表堂堂，是改变不了国家贫弱之状的！”

赵顼惊诧，微微欠身，含笑而语：

“卿勿怪，朕并无考究卿之衣冠仪表之意，朕急于恭听王卿治国方略。”

高踞九五之尊的天子当殿致歉，倒使王安石心头发热：这不正是确有励精图强之志的明君风范吗？他振作精神，朗朗而言：

“圣上明察。依臣看来，要中兴大宋江山，道路只有一条。效法尧舜，行先王之道。”

赵顼不解：

“‘先王之道’何谓？”

“尧舜之道，至简不烦、至要不迂、至易不难。臣概括为六个字：变法度，易风俗。”

赵顼更懵了：

“变何法？易何俗？”

王安石斩铁削钉而语：

“变朝廷过时无用之法，易朝廷因循苟且之俗。”

赵顼顿觉这铿锵之语正中下怀：

“善！‘变法易俗’，甚合朕意，但不知何治为先？”

王安石侃侃谈起：

“‘变法易俗’，择术为先。汉昭烈必得诸葛亮然后有所为；唐太宗必得魏征而后竟其功。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四贤。但患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之贤，亦将卷怀而去耳！”

赵顼双目圆睁，急急切切：

“卿言甚善，试为朕一一经划施設之方。”

王安石挥挥洒洒，倾其所思：

“圣上，现时朝廷沉暗若哑，无惊雷不能振聩发聋！现时朝臣因循成习，无惊雷不能荡涤苟安！现时黎庶沉浸于百年和平之中，无惊雷不能复苏民心！愿圣上以天纵英明之质，采取霹雳手段，以解沉疴之疾。继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发奋图强，锐意进取，三五年内，必见成效。秦汉之强盛，大唐之富裕，都将瞠乎于我大宋之后……”接着，王安石将其关于“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变法措施的设想一一禀奏。

皇帝赵顼的心随着洋洋一席金石之声沸腾激越起来。他来不及弄清王安石所说“先王之道”、“择术为先”的具体含意，就被王安石坚定、自信、强劲、新奇与藐视一切的精神力量震慑了、征服了。

年轻皇帝拍案而起，他选择了王安石。

王安石离开福宁殿御堂之后，便径直奔往司马光府邸。他要从这位新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挚友那里，进一步了解朝廷隐秘莫测的现状，以便制定更为确切的“变法”方略。此外，是年三月，司马光知贡举，赏识王安石之子王雱之才，擢登进士第，并奏知皇帝授予旌德尉之职。王安石急于会见老友，亦含有致谢之意。

阔别三年的朋友相会了。司马光接待王安石于自己的卧室，治酒设宴，为其接风，煮茶置果，为其消劳，当年于群牧司同室而卧、同桌而食的情景复现于眼前。他俩话离情、诉思念、谈趣闻、论朝政。王安石谈今日皇帝之召见和答对，司马光谈欧阳修罢离参知政事前对自己担任翰林学士不遗余力的疏荐；王安石谈今日皇帝召见中的所企所求和自己的所思所想，司马光谈半年来自己弹劾宰相韩琦堵塞言路和弹劾副宰相张方平奸邪贪猥的风风雨雨。两情交融，话语不绝，不觉朝霞已映红窗扉。

王安石在竟夜交谈中，摸清了朝廷的现状，增强了“变法”的信心，拱手向司马光告别：

“朝中病恙，已入膏肓，安石当以急药医治之。君实可有所嘱？”

司马光已为王安石的抱负和气概所激动，拊掌向王安石祝贺：

“介甫所见，胜光多矣！但愿处理国之大事，审慎为之，千